



和 16
1.604
56



門和16
瑞1604
卷8

六

知

居

上

第

義

藏

木反

種木

果

哀

山身

六如居士制義

吳唐寅伯虎著 長沙族裔仲冕陶山編 新陽魏標霞城校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心極天下之公者情極天下之正夫好惡者發之情而本之心者非仁者能得其正哉夫子慨是非不自於天下故與仁者以爲之防曰天下有一定之公夫人多任情之弊故能得好惡之正者天下鮮矣惟仁者無我得已正之盡而鑑空衡平之體有以存於中物來得順應之宜而愛憎取舍之私無所奪於外故嘗見其有所好矣可好在彼已何與焉慶賞以馭其幸而非以飾喜

也欣喜以聯其情而非以黨同也好雖出於一人之獨見而理貞夫天下之公是凡其好之所加天道之所以命德者此也鬼神之所以福善者此也不謂之能好人乎亦嘗見其有所惡矣可惡在彼已何與焉刑戮以馭其威而非以飾怒也擯斥以嚴其防而非以伐異也惡雖出於一人之私情而理協夫天下之公非凡其惡之所加天道之所以討罪者此也鬼神之所以禍淫者此也不謂之能惡人乎故其位之所在而以賞以罰天下歸其極道之所在而以褒以貶天下服其明是非仁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吁好惡一也在理則公任情則私善用好惡者可不盡仁哉

願無伐善無施勞

大賢之志在不居其有而已夫善與勞皆人所當有者而獨不得以自有也大賢不欲居焉志亦可尚矣其自言曰所貴乎君子者以天下爲公而不以一己爲私蓋天下之理孰非吾性所當盡此而不能焉吾之恥也其能焉吾之分也胡足自多耶而伐之是不惟不足張其善適自喪其善矣回願無之凡理所當盡者知上天之付畀於是乎在吾不敢以自棄也必孜孜焉蚤作而夜思以圖其修復而幸其德之成焉則曰吾之性庶其克全乎以不負天之所賦可矣乃若挾之以自多而遂號

於衆曰我有是善人何能之此特小丈夫之所爲不直
片言微能之不足錄卽堯之仁舜之智與天地而合德
者亦非有加於性分之常矣敢自伐耶天下之事孰非
職分所當爲此而不能焉吾之恥也其能焉吾之分也
胡足自滿耶而施之是不惟不足大其勞適自喪其勞
矣回願無之凡事所當爲者知斯世之屬望於是乎在
吾不敢以自逸也必勉勉焉左馳而右驅以事乎進取
而幸其功之集焉則曰吾之職庶其能畢乎以不失世
之所望可矣若乃負之以自滿而遂號於衆曰我有是
勞人何有之此豈大君子之所事不直微功細行之不
足齒卽堯之蕩蕩舜之巍巍與天地而同功者亦非有
增于職分之外矣敢自施耶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聖人第二國之變道其重有感矣夫更化以至道爲歸也魯則易而齊則難二國之風俗可觀矣且論至治者孰不曰先王之道論變俗者亦孰不曰先王之道道其不行矣夫庶幾焉者幸有齊與魯耳齊魯者先王德澤之最深者也但世降風移已非昔日之舊而興滯掃弊不無更化之勞齊一變則至於魯矣魯一變則至於道矣蓋齊自襄桓以來功利之入人者深誇詐之成風者久其於道不惟不相合而且相悖也魯自惠隱以來禮教猶在而人已亡信義僅存而政已息其於道未始不

相合而但未一也變之者各因其弊而革之也則去其相悖乃可以相合全其相合卽與之爲一矣齊至魯魯至道雖不免有難易之殊齊而魯魯而道則皆係於一變之間耳文武成康之烈太公周公之風豈真終不可得而復覩也哉是齊魯有可變之機迄不能成一變之績責固有所歸矣聖人感悼之意深乎

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

禮

魯君娶同姓而諱之不知禮甚矣蓋同姓不通姻周道也魯君犯之而諱言子者豈宋亦出乎姬耶且春秋之世氏族之分亂而別嫌之義微雖禮莫大於配匹而亦有紊之如魯君者是故禮不娶同姓而魯周公之後吳秦伯之後皆姬姓也今君而娶于吳雖自伯禽以歷於隱桓平定之間世亦遠矣而載在宗冊同爲后稷之裔雖自仲雍以逮於壽夢闔廬之季代亦屢矣而藏諸宗司同守文武之法是役也君子曰非禮也而君諱之吳

孟子焉夫子者宋之姓也姬非子也而子之不特亂吳又亂宋矣宋者殷之胄也吳非宋也而子之欲諱乎姬適以彰之矣君有后妃宗廟社稷之靈所攸寄今假其姓于祭祀而稱曰吳孟子焉神其吐乎國有主母軍旅士民之命所由關今諱其名於詞命而謂曰吳孟子焉人其尤乎王言所出而史臣書之百姓頌之寧能萬世之後無知子之非姬耶宗祧所係而百神享之子孫保之寧能在天之靈不知吳之非宋耶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呼孔子非不知之而當時司敗之問意其儀文度數之末而不在此不然胡作春秋而書曰吳孟姬卒也

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義之所關者大迹之所泯者深古人之讓國然也蓋讓國而闕于天下其爲義也大矣然而民莫知其所以讓焉其迹之泯也深乎孔子稱泰伯曰泰伯之德吾固知其至矣何以見其然哉想太王之時商道日衰周道日盛泰伯于是得百里而君之則朝諸侯者于是乎始矣泰伯則曰諸侯可朝而君臣之大義不可失也得一國而治之則甸百姓者于是乎在矣泰伯則曰萬姓可甸而天地之常經不可拂也于是乎固讓天下自我國始其視富有之業若將浼焉而推以與人之不暇猶之爲

禮者一辭不已而至于再也其視至尊之位若將緇焉而解使去已之不遑猶之爲禮者再辭不已而至于三也然而可否決于意慮之中行止定于幾微之際假托于採藥之行戾止于荆蠻之地當此時也人知其爲遠遊者有矣不知其讓國也人知其爲讓國者有矣不知其讓天下也謳歌未歸而先爲河南之避固非若舜之避朱也雖欲頌焉以寫其讓德之容其可得乎訟獄未歸而先爲陽城之避亦未若禹之避均也雖欲紀焉以傳其謙光之寔其可得乎是則讓可能也固而隱焉不可能也泰伯之至德何如哉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全章

聖人於時臣問二子必先抑後揚以致其意焉蓋其所抑之者抑季氏其所以揚之者亦抑季氏也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聖人之爲魯至矣且季氏之得臣由求是由求之過也子然則以公族有人几家之大事可以倚才望壓衆雖古之大臣何以加夫用賢爲國非以爲私也子然挾之以爲夸聖人知所以抑之矣于是卑其問而告之曰吾聞大臣之事君也正之以道道不行矣決之以去法當如是而後盡耳今二子之爲臣也果能以道正君否乎君不從也果能去否乎殆亦備員已耳

其用與舍不足爲吾道之興廢其進與退何係于國家之輕重哉是非過貶之也所以衰季氏之羽翼也子然又以中庸之才每因人而成事是非之際將唯言而莫違夫用賢自輔非以自便也子然資之以助已聖人知所以與之矣于是變其機而告之曰二三子之在于平時也匡其所不及成其所欲爲泯乎圭角之不形或遇乎大故也利之不可誘威之不可脅凜乎氣節之難犯大臣之道雖所不足亂臣之道則豈少徇哉是非過取之也所以杜季氏之奸萌也吁聖人之心無一日而不在于公室故無一言而不在公室也聖人雖不得位而扶

綱常正名分之意何倦倦乎

魯衛之政兄弟也

聖人歎二國之政其弊有相似者焉夫魯衛本兄弟之國而其積衰之弊亦如之此聖人深爲之歎歟昔孔子遊仕列國如魯之弱衛之亂尤其所究心者况又皆文武之後焉至是形諸歎曰邇自周公有大勳王室而封諸魯魯則以文之昭而爲兄焉康叔能夾輔王朝而封諸衛衛亦以文之昭而爲弟焉其始之尊尊親親之治固無異明德慎罰之主然今日之魯則非周公之魯矣今日之衛則非康叔之衛矣較其政亦兄弟之國焉魯也私門強僭而三桓之子竊據於公庭樂則八佾祭則

辟雍而君不君臣不臣有如此者衛也蒯聵出奔而子
輒之立執兵以拒父奪其父國禰其祖祀而父不父子
不子有如此者然則魯與衛一則困於強臣一則迫於
賊子欲定其孰爲兄焉亦幾希之間耳不可得也欲定
其孰爲弟焉亦毫髮之際耳不可得也吁使孔子而見
用於魯則尊君在所先乎使孔子而爲政於衛則正名
在所急乎吾見期月之間復周公康叔之舊不難矣至
是抑不知其孰爲兄歟孰爲弟歟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聖人指君子忽微之地而慨小人迷復之終也蓋循理
者或忽於微而縱欲者又忘返也要之君子小人胥以
辨矣今夫無私而當理謂之仁惟聖人能全體之修此
者君子也悖此者小人也夫君子惟其修之也孰不嚴
豫養順動之功乎然而羣動弗齊者物之感也出入無
定者人之心也是故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或入
之矣斯須不防不畏而怠忽之心或乘之矣要之不遠
之復亦奚祇於悔乎蓋時有適然義無終咎也夫小人
惟其悖之也亦孰無旣剝暫復之幾乎然而善無根而

不可襲取欲有種而難以頓拔是故良心雖萌於夜氣之時而旦晝之爲已悖矣天機雖發於有感之際而縱欲之害已戕矣奚有惕然修省而卒入於善乎蓋陷溺之既久悔悟之無機也吁此君子所以修之而增吉小人所以悖之而愈凶也雖然學者其慎微乎夫善未有不由微而成德惡未有不由微而滅身也善利之間舜跖之辨惟危之欲由識之不早耳是故君子無專吉小人無專凶幾之不可以不審也吁慎獨辨介之功欲誠其意者亦察此而已矣

舜亦以命禹

聖君禪位於聖臣亦以前聖之命己者命之也夫執中一言堯之所以授舜也舜禪禹而亦以此詞命之豈非三聖相授受一道歟且帝王之治本于道帝王之道本于中故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矣其後舜之命禹亦以此焉夫舜天下之大聖也豈不能立法垂訓以貽後人而顧諄諄乎及此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豈無大經大法可以教詔而乃一言而重出蓋天下之理一中之外無餘法聖人之心一中之外無餘用差之毫釐則謬以千里此堯所不能釋然于心者也然舜之授禹猶

堯之授舜也其獨能釋然乎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此舜所常恐負訓于堯者也舜之禪禹猶已之自得也其獨忍負訓乎以故禮樂刑政非所及也而反覆叮嚀不越乎昔日受終之語典章法度不遑道也而顧命諄切申重夫放勳咨爾之言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者初非有所加也所以明夫執中之難耳其曰惟精惟一者亦未嘗有所益也所以示天執中之功耳是堯之前執中之論未立也堯以之命舜而舜不以爲奇舜之後執中之論已著也舜以之命禹而禹不以爲襲三聖相傳一道世守然則天下之堙復有加于此哉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三節

聖經既兩叙古人欲新民先務明德之序因結言在入先明德以爲新民之基夫已治然後可以治人也古人之欲新民豈不以明德爲先務哉宜大學反覆於前而結言於後也與昔曾子述孔子之言意謂欲進大學之道當循大學之序是故古之人欲明明德於天下使人人遂乎親長之願必先治其一國焉欲明明德於一國使人人盡乎親長之道必先齊其一家焉親長之道欲齊乎一家孝友之風當修於一己欲修乎己必先正其心使所存無或偏欲正其心必先誠其意使所發無或

欺意欲其誠必先推極吾心之知俾所知無不盡知欲其致必在窮至事物之理俾極處無不到然古人所以欲新民而必先明德者何哉蓋以物理之極既到而後吾心之知可至吾心之知既至而後一心之發可實意既實矣心不可得而正乎心既正矣身不可得而修乎身修矣而後正倫理篤恩義一家齊也家齊矣而後立標準胥教誨一國治也國治而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天下無不平矣然此豈一人之私務哉自天子下至於庶人其間如公如侯尊卑固不同也山庶人上遯於天子其間如卿如大夫貴賤固不類也莫不格物致知以修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根十乎焉誠意正心以修身而爲均平天下之先務焉吁新十民必本於明德明德及於新民古人爲學之序有如此哉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傳者引聖人自警之詞著新民之本也夫自新而不已其功聖人所以自警者至矣新民之本不既立矣乎今夫所謂新民者豈假刑驅而勢迫哉亦本諸身而已湯之盤銘有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豈不以德之當明猶身之當潔也人患迷而不悟耳有能感觸於夜氣之清而奮發於一日之際知天理爲吾之固有而人欲爲吾之本無也靜以存之使虛靈之不昧者有以復其本然之正動以察之使利欲之相攻者有以去其舊染之污則心之奮發者此爲之機而功之屨勉者已有其

地矣但理本難明而易晦功病銳始而怠終又必心有常主而一念不容於少懈力有常存而一息罔敢以或忘日日存養又日亦此存養也凡求復夫天理之正者疊疊乎惟日之不足矣日日省察又日亦此省察也凡求勝夫人欲之私者凜凜乎若檢之不及矣是日之繼今而來者無窮而功之與日俱敏者亦無窮功之與日俱敏者無窮而德之與日俱新者亦無窮聖敬所以日躋而九圍所以用式者皆是道也

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

古人遷國而先有以慰其民焉夫賢如太王民所依也釋無君之憂而明欲去之意所以慰之者至矣想其告耆老有曰天下之變先時而慮之斯有濟焉後時而爲之則無及已今日之行予豈得已哉二三子其無眷眷也天之立君貽以地必貽以人而患無養不患無主億兆至繁當有人焉出而統之敵人縱利吾有未必仇吾民也是可欣然附矣兵戈垂定當有人焉起而臨之邠邑縱危於初未必擾於後也是可翕然從矣况爾君平日素無德以加父老而爾等異日方有藉以輯生靈又

何患乎我將違故土之安而潛身境外勿撓難犯之鋒
棄先人之緒而竄跡他邦期遠不虞之禍士臣之困也
決於斯須不去且有憑陵而莫救者吾由此適彼庶所
求既厭爭可息也千里間關所弗辭矣二三子值流離
瑣尾之頃宜思以奠其居也可徒懷聚散之悲耶宗社
之墟也懸於旦夕不去且有隕越而靡至者吾舍舊圖
新庶所欲既捐亂斯弭也百年締造所弗恤矣二三子
當危急存亡之秋宜思以保其業也可徒抱興衰之戚
耶爾也情不容於自己而承平可待將無君而有君我
也勢不可以復留而繼見爲難故將去而未去行矣長

與諸父老別幸論故人勉事新主毋以我爲念

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

商之季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蓋國所賴惟人也商季親賢得人尚何亡之易哉孟子告丑曰紂之所以能延其國也豈直重憑于先烈抑且廣藉夫賢勞何則故家遺俗商季之德澤非不存一二也使國鮮勸勤之士卽累善何以振其衰流風善政商季之法度非不存什一也使朝乏其濟之臣卽孤忠誰與匡其亂紂所深幸者不在是乎巖嫡庶之分而祿位之意輕憫宗社之顛而血食之念重則有微子微仲其人君德日昏恥容身于結舌國勢日蹙不避禍于剖心則有王子比干其人

逢難正志誓九死以不移佯狂忍辱秉一誠而不易非箕子乎匡時大略素蘊于斂德之時經世遠猷槩見于登朝之日非膠鬲乎吾聞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而況親者親故者故去者未去死者未死奴者未奴則神人雖憤所倚扶危者固衆也典刑雖棄所恃紓亡者非一也紂是以失之難而文王所以不易王與

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

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人以共祭蓋也

湯使亳衆往爲之耕

聖君處無道之鄰而曲誘之善焉夫放而不祀葛伯之不君甚矣湯所以誘成其善者一而再焉其用意何曲盡哉孟子曉萬章意曰古之行王政而王者不能不興問罪之師亦未嘗不盡睦鄰之道蓋觀諸湯乎蓋其未征葛之先也彼葛伯者縱情淫佚棄禮度而不修怠志蒸嘗置先德而罔念不道若此似可爲仗義者之口寔

矣然而湯也不忍加之以兵而惟愛之以德故使人問之蓋務探其不祀之故因啟其反本之深思也及葛伯以祀事不舉犧牲未備耳夫葛亦國也豈無犧牲此固飾非委罪之詞而湯也問之必有爲之處矣于是遣之以牛羊捐已有而不吝犧牲之供庶其無所患乎夫何葛也牛羊之饋引爲自奉之資宗廟之祭仍無舉行之志其情若此亦甘尋亡國者之覆轍矣然而湯也不忍見其淪沒猶尙冀其改圖故又使人問之復欲詰其不祀之由因回其不泯之天理也及葛伯以犧牲雖具粢盛尤缺焉夫葛一國也豈無粢盛是固得此望彼之意

而湯也處之亦且不容已矣于是率吾亳衆往彼地而代耕粢盛之給庶其有所出乎吁命使而通體問之情既見而勤周恤之典湯誠無負于葛矣而童子銜寃葛自糞于湯耳湯之征葛豈得已哉而後行于世聖人同其道也然而天無二道聖無二心其憂勤惕勵一也義舜尚矣自堯舜而下得統者有禹湯焉有文武周公焉禹則致嚴于危微之辨而閑之也切旨酒則惡之善言則好之蓋過流禍于將然而廣忠益以自輔也湯則加詳于化理之原而圖之也至中道則務執之賢才則廣

矣然而湯也不忍加之以其而惟愛之以故使本路
之蓋務探其不祀之故因啟其反本之深思也及葛伯
以祀事不舉犧牲未備耳夫葛亦國也豈無犧牲此固
飾非委罪之詞而湯也問之必有為之處矣于是遺之
以牛羊捐已有而不吝犧牲之供庶其無所慮乎夫何
為也牛羊之饋引為自奉之資宗廟之祭仍無舉行之
自貢于葛且葛之豈葛豈昏且造孽矣然而湯也不忍
殺之而僅即制之典葛無資于葛矣而童子許實落
亦肆采盜之餘無其資也出乎天命而敢斷國之計
而葛也盡之亦且不容曰矣于是率吾學眾赴焉此而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全章

大賢舉先聖之心法明道統之相承也夫聖人身任斯
道之寄則其心自有不能逸矣由禹以至周公何莫非
是心耶孟子舉之曰道必有所託而後行于世聖人同
其道也然而天無二道聖無二心其憂勤惕勵一也堯
舜尚矣自堯舜而下得統者有禹湯焉有文武周公焉
禹則致嚴于危微之辨而閑之也切旨酒則惡之善言
則好之蓋遏流禍于將然而廣忠益以自輔也湯則加
謹于化理之原而圖之也至中道則務執之賢才則廣
收之蓋建皇極以經世而集眾思以熙績也文之繼湯

也則以德業未易全而其心常操夫不足民安矣猶若
陷于危也道盛矣猶若阻于岸也蓋必欲達于神化之
域斯已矣武之繼文也則以治忽爲可畏而其心常厚
于自防故慮深隱微而邇弗敢泄也明燭無疆而遠弗
敢忘也蓋必欲密其周詳之念斯已矣迨周公承其後
思欲兼三王以時措舉四事以立法故事有戾于時勢
之殊必精思以求其通雖夜而不遑于寐理有值夫變
通之利必果行以奏其效待旦而不安于寢夫思之至
則其神合行之勇則其化流禹湯文武之傳又在周公
矣卽是而知數聖人所生之時雖不同而心則一也心

故道同三代之治所以盛興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大賢引人心之妙示當養也甚矣人之一心神妙莫測
也苟不知所以養之則其神牯矣何以爲萬事之主乎
孟子曰吾謂人心係於所養而有不容易養者孔子言
之矣何則凡物之滯於迹者則操之未必遽存而舍之
未必遽亡也茲有一操舍之間或得之於明覺之餘而
卓然其有主也或失之於放逸之際而茫然其無知也
其存亡之易有如此者凡物之拘於方者則求之必有
定時而索之必有定向也茲有一出入之間倏出焉倏
入焉而不可以時測也於彼乎於此乎而不可以象求

也其出入之易有如此者若此者反之吾身何物爲然
惟心之謂耳誠以四肢百骸莫非形也然具夫形而不
能以超夫形喘息呼吸莫非氣也然屬夫氣而不能以
妙夫氣惟心不離夫形而主夫形是以瞬息之頃有存
有亡雖心亦不能自知也所以貫通三才者此耳舍心
之外曾有若是其圓神者耶不離乎氣而乘夫氣是以
倏忽之間有出有入雖心亦不得自專也所以神化萬
物者此耳自心之外曾有若是其虛靈者耶夫存亡莫
測則當操之使其存而不亡可也出入靡常則當存之
使之內而不外可也否則徒有是心而心之神明已特

亡矣可以爲心乎此孔子意也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大賢卽見知聖道者旣乏其人決聞知聖道者必乏其人蓋聖道有見知者于前始有聞知者于後也見者且無矣孰從而聞之孟子自任之意若曰聖人之道見而
知者固難聞而知者亦不易由孔子至于今但百有餘
歲耳鄒魯之相去也地甚近我之去孔子也時又遠然
而當今之世求其稟明睿之奇資口傳心授親見知乎
孔子之道如禹皋在堯舜之世者則旣無其人矣屈指
斯民何如其寥落耶負剛健之峻德耳提面命親見知
乎孔子之道如伊虺在成湯之時者亦旣無其人矣盼

睨斯世何如其寂寞耶夫然則五百餘歲之後君子之
澤旣斬聖人之道已微求其資稟異常不待口傳心授
也自然神會心得而聞知孔子之道于異世之下如成
湯之于堯舜者不啻鳳毛麟角可逆料其必無矣其所
以抱斯文之正印者誰歟峻德超衆不待耳提面命也
自然心領神解而默悟孔子之道于百世之遙如文王
之于成湯者不啻景星慶雲可預卜其罕見矣其所以
行吾道之宗派者誰歟吁卽見知之人不出于今日度
聞知之人必絕于後日孟子自任之意爲何深哉

